

# 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志

(1908—2009)

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志》编纂委员会

# 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志

董炳奎 题

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志》编纂委员会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校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      李书凯  
副主任      刘腾民  
委 员      张栓峰   张群山   杨书义   景 波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校志》编辑室

主 编      刘腾民  
副主编      叶阳啟  
编 辑      张栓峰      周述刚      周书贤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景 波      叶俊娜      叶兴帮  
工作人员   李 拉      郭冬花      赵 颖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王会霞      李军富      付军宝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小宁  
摄 影      刘腾民      景 波  
制 图      彭枫泉  
封面设计   冯永发  
封面题字   叶炳喜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校志》评审单位

丹凤县地方志审订办公室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校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      李书凯  
副主任      刘腾民  
委 员      张栓峰   张群山   杨书义   景 波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校志》编辑室

主 编      刘腾民  
副主编      叶阳啟  
编 辑      张栓峰      周述刚      周书贤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景 波      叶俊娜      叶兴帮  
工作人员   李 拉      郭冬花      赵 颖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王会霞      李军富      付军宝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小宁  
摄 影      刘腾民      景 波  
制 图      彭枫泉  
封面设计   冯永发  
封面题字   叶炳喜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校志》评审单位

丹凤县地方志审订办公室
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学校志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      李书凯  
副主任      刘腾民  
委 员      张栓峰   张群山   杨书义   景 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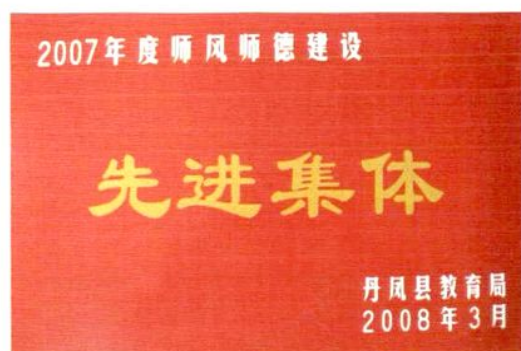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学校志》编辑室

主 编      刘腾民  
副主编      叶阳啟  
编 辑      张栓峰      周述刚      周书贤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景 波      叶俊娜      叶兴帮  
工作人员   李 拉      郭冬花      赵 颖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王会霞      李军富      付军宝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小宁  
摄 影      刘腾民      景 波  
制 图      彭枫泉  
封面设计   冯永发  
封面题字   叶炳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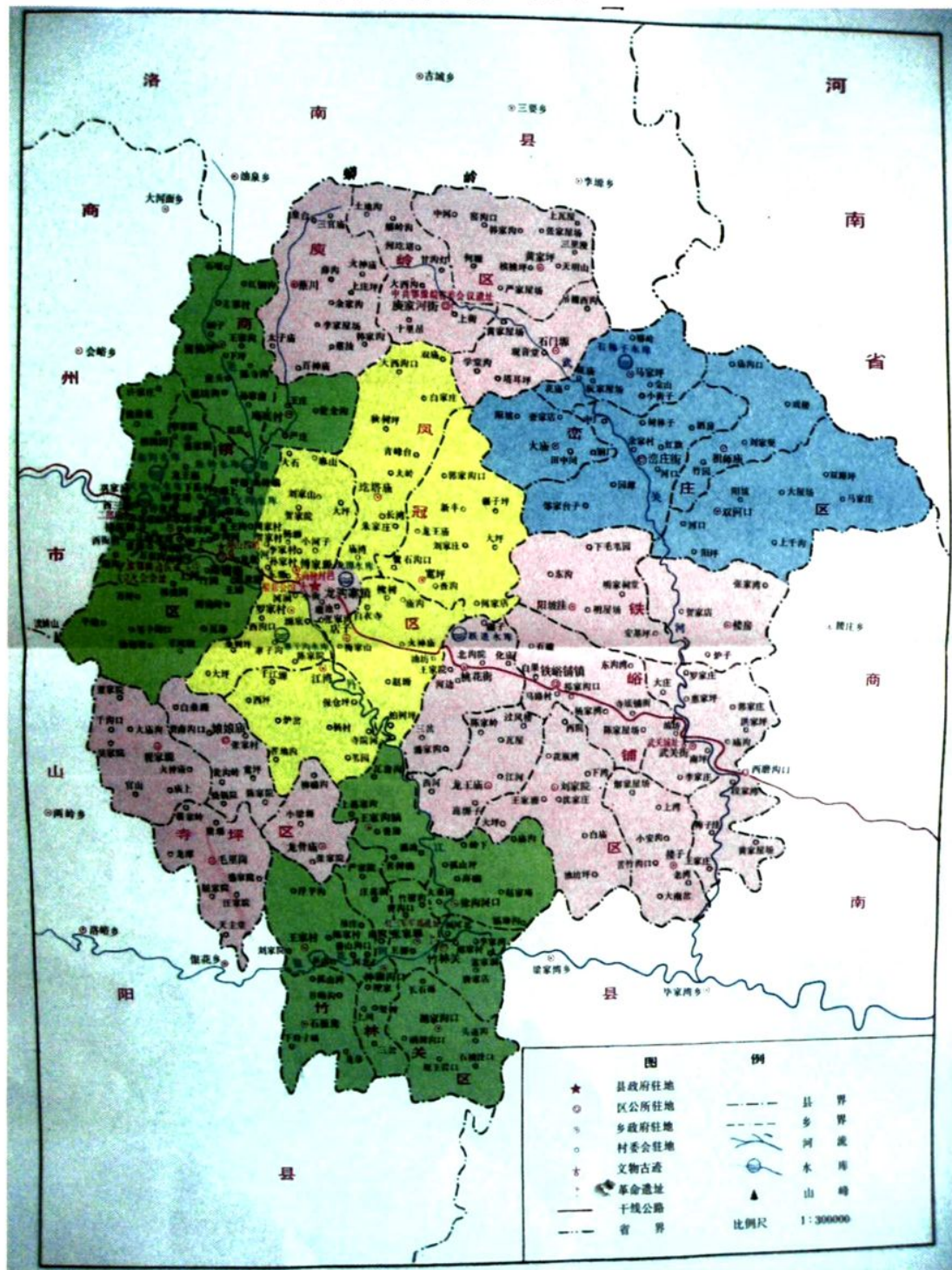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丹凤县商镇中心小学学校志》评审单位

丹凤县地方志审订办公室

# 辉煌业绩 多多殊荣



# 丹凤县行政区划图



# 序

## 葉炳奎

欣然得知母校商镇小学校志付梓问世，真乃是一桩幸事。我仔细阅读，认真品味，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与激动。

翻开志书，我血在翻腾，泪在流淌。是喜是悲，难以言表。全志书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创校建校的长者们多少血和泪、艰与辛；点点滴滴、浓浓墨彩间铭刻着学校发展与变更的足迹与壮哉。她是一本鞭策、激励、启迪、催人奋进的辅政之典。我深信，这本书定会起到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之功能。



我生在商镇，长在商镇，我的启蒙教育在商镇小学。小学的历史生涯至今还铭记在心：“三圣宫”、“周家祠堂”、“大佛殿”以及大佛殿内的三尊佛像和站立两旁的十八罗汉，那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的神态还时常在脑海里再现。虽然这些祠堂、庙宇不复存在，唯一保留下来的银杏树、大槐树还依然那样根深叶茂、富有生机。黄里透亮的银杏叶，绿而带黑的槐树果，它是母校的见证。

百年的磨难，铸就了百年的辉煌。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出了商洛山，闯荡在祖国的大江南北、城市乡村。他们之中不乏有政界、军界、教育界、文化艺术界、经济界的佼佼者。他们犹如银杏叶在迎着徐风不间断的作响舞动，

活跃在各个领域，展示着自己独有的辉煌和魅力；他们犹如大槐树累累果实，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射热，让人陶陶醉醉尽享甘甜之美。

萌生于道光十六年间的商镇义学，可谓是商镇小学的悠久前身。其间几经风风雨雨、几经坎坎坷坷、几经多少沧桑磨难，走过了一段段极不寻常的艰辛历程。在历朝历代政府高官、社会贤达以及在这片颇具灵气的沃土上工作、学习的代代“商小人”的默默耕耘、辛劳付出，商小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实属不易。作为“商小人”的我，表示无限感慨和自豪。事实证明：商小伴随着历史的长河波涛在永不停歇的迈进。她的兴衰荣辱无不与国家和民族命运，无不与历史和社会变更息息相连、紧密相关。

如今的母校绝非与昔日相提并论。随着现代化的电动推拉门的迎客曲，你步入校园，映入眼帘的是：光滑平坦的水泥操场和塑胶跑道；一排排体育器材设施排放得整齐有序。幢幢教学楼、宿办楼拔地而起；院中假山、喷泉、小桥、楼阁、树木、花卉、雕塑把学校点缀得如同世外桃源。今日之商小已搭上了历史的快车道，今日之母校，又迎来了新的艳阳天。

我是商镇人，是这片神奇古老的地方给了我成长的沃土，是商镇的父老乡亲、是商小的师长校友给了我腾飞翱翔的翅膀。我衷心祝福商镇小学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，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栋梁人才。

2009年5月

## 序

谭 易

昨夜，我又梦回故乡。

我又变作那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年，怯怯地站在商镇小学的大门口，不知该往哪里走？

不醒的梦里，我在摸索。

梦回童年的神游中，我在寻找。

脚下，是古老庙场改建的操场，这是幼年的我每天早上跑操做操的地方，我曾在这里学会做广播体操，也学会了红小兵苦练沙场的各种本领，伴随着我的有红缨枪，也有我的少年壮志，凌云的心。

近处是华美的老爷庙改建的教室，我曾在那里读过一年的书，完成了由村童到学童的文化启蒙。老爷庙对面的花戏楼上，响起老师领读课文的好听的声音，它不是我的教室，却曾是我载歌载舞的戏台——抹着红脸蛋的我，曾在这里唱着跳着那首好听的《骑上小骏马》，完成了生命中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演出。

青石铺就的甬道，一直通向灵光院，两旁都是教室校舍，四面都是朗朗书声，我看见我三年级时靠窗坐过的教室了，它离灵光院最近，离那座美丽的玉皇楼最近。我看见教室背后那棵挺拔苍劲的银杏树了，一片片扇形的黄



叶在一阵会唱歌的风里打着旋儿，翩然坠落，满地金黄，让我舍不得踩上去。我还看见一片洁白的羽毛，从银杏树婆娑的枝头伴随着金黄色的树叶，从高空翩然，还没落地，悬挂在银杏树杆上的钟声就铛铛地敲响了，蓦然惊飞了一只小鸟，从葱茏的银杏树枝头，直直地飞出去，刺向云端。

钟声悠悠，蓦然震碎童年梦。

这是我童年就听惯了的钟声啊，把我人到中年的甜梦惊醒了！

不经意抹了一把脸，这才发现泪流满面，枕头湿了一大半。

这是思乡的泪吗？是难舍的泪吗？是离家的游子、离校学子盼归难回的泪吗？

我的心里一阵风起云涌——仅仅就是因为半生浪迹，天涯孤旅，书剑飘零，我就平添了这浓粘的乡愁？这空飘的遗恨？

禁不住，就是一声无奈，再一声喟叹：原来我，已人到中年！

半生半世的沧桑啊，我再也回不去了——回不到童年了，回不到美丽纯真的梦境了，再也——做不了那个在母校的光辉中迎风长大的少年，再也做不了商镇小学的小小学生了。

久被浊世蒙尘的心幕上，缓缓叠印出一个个熠熠生辉、栩栩如生的场景，悠悠梦回中滚滚辗过这个名字：商镇。

商镇，距离龙驹寨十五里，有座好有名气的山，名叫商山，《水经注》上记载的四千年前协助大禹治水的功臣契，就被舜封于此地，所谓古商国，就因这个商山而得名；《史记》上说的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四个博士唐秉、崔广、吴实、周术避居商山，出山时都80有余，眉皓发白，世称商山四皓的，说的也是此商山；商山脚底下有一条早在《吕氏春秋》里就被称作丹水的滔滔大河，因为是发源于秦岭深处，途径商州城，直奔龙驹寨而去的，所以又被称作州河。州河边有两个鼎鼎有名的地方，相隔八里，一个叫商城，一个叫商镇。这商城是秦孝公十一年修筑而成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被封于此，并成功进行了商鞅变法。而商镇却是因了商城而发迹，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把此地商洛县城，由商城西迁十里，才得以形成。商镇正对着浩浩商山，商山上修建着巍巍商山寺；镇西头有孝惠帝所立四皓墓仙家

香冢；由西到东，商铺接踵，街容繁华，百业兴隆，比低了十五里之外的水旱码头龙驹寨，被诗赞为：普天下锦绣乡，寰海内风流地。东街尽头修建了鼎鼎有声灵光院，雕梁画栋，飞檐斗拱，粉彩涂金，金碧辉煌，看起来丝毫不比龙驹寨船帮会馆的花戏楼逊色。

灵光院，一个读起来流光溢彩，唇齿含香的名字，它后来成为我的母校商镇小学所在地。

百年鼎盛之后，它在历史的烽烟中被弃置，改造。大佛殿被改作会议室，还被当作追悼毛主席的灵堂，也曾是我们红小兵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场。我喜欢的石秀云、叶福胜、周树刚老师，曾经在这里给我们排练出那么美妙的儿童歌舞，有《打猪草》，有《挤牛奶》，还有《送公粮》。石秀云老师是闻名全国的少先队辅导员，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跟毛主席和首都的少先队员一起联欢，她教我们排练原汁原味的北京少先队主题队会，跟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里的情景一模一样，排练《沙家浜》，是严格照着样板戏的标准模式去排练的。我至今还记得她给我们排练大合唱时打拍子指挥的潇洒动作，齐耳的短发随着动作在飘忽，俊朗的脸上严肃的没有一点笑容。我的耳边又响起当年的红小兵们整齐划一的歌声：“红小兵心最红，终于人民忠于党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长大要当工农兵”。可惜石秀云老师早就去世了，如今她的墓前青草已经长成大树了。叶福胜老师是能拉会唱多才多艺的，曾经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名叫《小将上阵打冲锋》的舞蹈，带领我们去参加县里的农业学大寨集体舞汇演，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和名次。周树刚老师是从两岭小学调来给我们教音乐的，曾经帮我们排练《九月桂花遍地红》和《洪湖赤卫队》片段，还带着我们到处去考县里的剧团，考省里的歌剧、话剧团。当我想起这些，眼前又看见了那些跟我一起载歌载舞的小伙伴：惠淑东、惠艳艳、陈岚岚、贾晓琳、叶喜霞、李丹亚，他们和我一样，是商镇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台柱子，小演员，总是盼望着六一儿童节的演出早点到来，盼着县上的各种文艺汇演接连不断、永不结束，盼着不上课、不出操、不去小农场劳动，集中在灵光院的大佛殿里热热闹闹排练文艺节目，再又抹着红脸蛋，粉墨登场，四处巡演。人到中年之后，我还总是隔三差五做着同一个相同的梦：帐幕拉开了，演出要开始了，我却找不到画眉毛的笔，或者刚把脸上涂上底

色，却不见了定妆粉和胭脂红，这样一急，梦就醒了，才知道自己工作压力大，怀疑自己患了焦虑症。梦醒之后，心里怅然若失，想起自己那么热爱表演的一个人，那时候却总是为每次演出没有衣服而着急。我亲爱的外婆，曾经在我每次要演出时帮我借白衬衣和绿军帽，角色太多的话还要借白球鞋和背带工装裤，每次都有一两样衣服借不着，每次都愁得外婆一双小脚原地不停地戳着转圈圈，急得我在外婆家的石榴树下哇哇大哭。我的外公，总是在我晚上排练节目的时候，走着高低不平的夜路，打着风雨灯去接我，或者在我演出结束后，在戏台口接我回家。可怜我那世界上最慈祥的外公外婆，早就在另一个世界里化为泥土了，他们没有享过我一天的福。等我后来经济好转的时候，我常常想，假如他们还活着该多好啊，可惜这是痴人梦痴，飒然惊觉之际，只有怀念的泪水哗哗地流，只有生死睽隔的遗恨。只好拼命地想高兴的事，那时候我多骄傲啊，每次我演出，台下总是坐着外公外婆和我的小姨、四姨，还有弟弟妹妹，有时候给参观开门办学的外校老师演戏，我的母亲就从她任教的三公里之外的两岭小学赶来，坐在那些来自全县各个学校的老师中间，看我演节目。她的同事们总是羡慕地对她说：“彭老师啊，就你娃长得最好看，就你娃演得最好！”不熟的老师就会问：“哪个是彭老师的娃？”我的母亲就指着台子上出尽风头的儿子说：“长得最好看的那个就是啊，你看，每一个节目都有他！都有他呢！”母亲的这种骄傲一直延续到今，在我成名后，出版了《红纸伞》写了《龙凤驹》小说和电视剧之后，母亲走在街上，总有人说：“看！彭老师！谭易他妈！”母亲一高兴就把我的书拼命送人，乐此不疲。害得我常要去书店买回自己的书放在家里，再多的书都存不住，再多的书都送个光。

一棵挺拔高耸的老柏树，长在玉皇楼的边上，玉皇楼上住着我最喜欢的叶阳启和石荣祥老师，他们在我童稚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父爱和浓稠的师情。我那时候常常见不到自己的父亲，父亲在秦岭另一边的户县宁西林农业局工作，一年只回家一次、两次，我就常常幻想着叶阳启老师是我父亲，我是多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！他的慈祥 and 宽厚，满足了我见不到自己父亲的所有相像，也赶走了我思父念父的惊天悲哀。我曾经多么不愿意他被调到老君沟的五七大学去，我曾在他调离后的那段时间，偷偷站在他曾经住过的屋

下，无声地哭，我的心曾经跟着他跑到我从没去过的那个地方——老君沟，在他被调离母校的那段时光里，我童年的太阳失落了，我的生命黯淡无光，只要一想起就会掉眼泪，好久好久都快乐不起来。

旧时祭祀赶会的庙场，变成商镇小学的操场。老爷庙对着戏台子，双面戏楼的楼上楼下都被改作教室，虽然历经了破四旧、移风易俗、文革等诸多运动，它已经残破颓败，荒寂不堪，落寞不羁，但我依然在它斑驳陆离的沧桑中，读出昔日的华美与瑰丽。那是我童年的圣殿，安置童心的圣殿，让我快乐的圣殿啊！偶尔会有丹凤剧团、商县文工团和商洛剧团在戏台子上演戏，一演就是半个月，演秦腔《红色娘子军》和《八一风暴》、《血泪仇》，也演传统戏《十五贯》和话剧《救救她》、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。我那时候买不起5分钱的门票，却又舍不得脸偷钻隔离幕帐去混戏看，只好紧贴着幕帐站着，竖着耳朵听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晚都去，场场不落，把每一出戏都听得滚瓜烂熟，边听边在嗓子眼里哼哼唧唧地唱。有一次，正听得高兴呢，一个好心人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娃，看你可怜的，我带你进去看吧！”我高兴地跟着他往进走，可是走到门口被人挡住了，硬是不让进，那是商洛剧团演《十五贯》的最后一个晚上了，我多想能进去看一眼，把我记在心里的戏词对着戏台子上演员的表演对上号，可是把门的人怎么也不让进，那个好心带我的人身上也没装多余的钱给我买票，只好把我扔在门口。我就那样耳听着满台子锣鼓梆子敲打着，最后一场《十五贯》演到最热闹处，把我急得眼泪大朵大朵地往下掉，把门的人却一把把我推了出去。戏越唱越热闹，我就那样站在隔离幕布外面，听着熟悉的唱词，放声大哭。哭罢，一个人才又郁郁地走到操场边的墙角下，蹲下去，浑身哆嗦。只听头顶的院墙上一声悠悠的叹息，一个老头儿站在院墙上冲我招手：“娃，你上来，站在院墙上来看嘛，这里能照着一点影影子。”我被他拽着上了院墙，个子太低，站在院墙上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看见戏台口点燃的四盏汽灯，放射出刺眼的亮光。老头哀叹：“唉！有钱人看《十五贯》，没钱人在院墙站。”我不说话，早已是满脸泪水。

谁知第二天早上，当我红肿着眼睛背着书包走进校园，看着空荡荡的双面戏台，看着戏台下大大小小堆放的用来坐人的石头砖头，我的脑子里还是

悠悠地响着《十五贯》的旋律。熟悉的戏词在我的脑子里像爆米花一样往外蹦：“我爹爹贪财把我卖，我不愿为奴逃出来。高桥去把姨母拜，请她与我做安排。”

母校操场上的双面戏台，那是我的伤心地！如果我不说，谁都不知道，一个热爱文艺的乡村少年，曾经在那样一个夜晚，哭得痛得断了肠子。几年后，那个戏台子被拆了，我心里那根疼痛的肉筋却始终没有被拆除掉。成年后，我曾经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偷偷来到母校的操场，踮脚在双面戏台旧址前，遥想当年，我的委屈和伤痛。从那时一直到三十年之后——即就是在此刻，在我用文字打捞心灵沉船的这一瞬间，我也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，我的长夜嚎哭，我曾经的哀绝和无望。我的母亲还一点都不知道儿子年幼时因为看戏所受的委屈，一直在外乡任教的母亲也曾淡淡地讲她的少女时代，家境贫寒买不起戏票看不上戏，她一个人在戏台子外面听得锣鼓梆子乱响急得直转圈圈。母亲的喟叹就那样刺痛了我：“唉！小时候太可怜了！有钱人看《白蛇传》，没钱人在外面转——在外面转！”真是母子同悲啊！所不同的是，母亲那时候转着圈圈留恋难舍的戏是《白蛇传》，而我徘徊戏场、眼泪汪汪、竖耳偷听的却是《十五贯》。

我的这颗书剑飘零的心，在走过大半个中国和更遥远的异邦之后，午夜梦回，也总是一次又一次来到母校的操场，来到双面戏楼前，看着红色丝绒大幕徐徐拉开，看见满戏台璀璨布景、戏衣缤纷——在梦中，锣鼓梆子敲得热闹极了，线索悠扬，唱腔委婉，站在戏台子的人不是剧团的演员，而是我，孩童时的我！我就那样在梦里熏眉醉眼，看着彩色光柱照着戏台上那个落寞的舞者——歌者——满脸胭脂水粉的戏子——那真的是我！真的就是我啊！我的梦，我的痴迷的梦，残酷的梦！那一刻的我真幸福啊！年少多愁的心，在夺目的光芒里恣意迸射，灿烂殉情。

梦里仙乐飘飘，梦外银杏飘飘，金黄色的小扇叶从风中刮落，也从我挚情的眼眸里飘过，落在灵光院湿润的地面上，铺满我的校园，也在我的心里铺成金田。

我的那些瑰丽旖旎的梦啊，就是在那里，一个一个，像七彩泡泡，从柔软心灵的缝隙里蹦出，再飞到天上去。

我看见一只凤凰，停在灵光院的银杏枝头，我知道那就是我，梦回母校。

我在这里骄傲过，幸福过，放声大哭过，可我做梦还是能梦见这个地方。

缤纷时光再现，落花飞红翩跹。

华美醉梦，由年少做到沧桑，一做就是三十年！

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明媚，越来越温暖，越来越伤感。

2005年，我带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红纸伞》，和我驰聘中国书市、试剑网络江湖时惯有的骄傲和自信，在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大进行文学交流和签名售书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欢呼和掌声，我的眼前却浮现出了我故乡的母校，我的商镇小学——我故乡的第一学府，在我心里的地位一点不低于北大、清华和复旦，更是高过美国的剑桥和日本的早稻田大学。我童稚的心田，就是在这个庙场改造的乡村小学里得到开垦，那些辛勤的园丁，那些敬爱的老师，在我昏蒙的心田种植了清晰的希望，收获了让他们惊喜地成功。我成功了！成为一个作家了！我在自己的人生，用努力和勤奋，培植了一方自己的舞台。我成了自己舞台的主人，光华四射！

我用故乡丹水商山的厚重文化磨砺出的锋利青剑，和中国第一名校打造出来的天之骄子去比拼，去厮杀；他们有未名湖和红楼，我有商山四皓和商鞅变法；他们有胡适和季羨林，我只需捧出《红纸伞》就为自己赢来骄傲；北大学子引以为荣、新鲜出笼的小说只在自己校园的网络论坛红起来，而我的小说却在红透互联网、红透全球人气最旺的华语论坛之后，风靡传统出版界和最严峻的图书市场；末了，他们骄狂地说：“我们有北大！你呢？”而我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把他们挤兑得目瞪口呆：“我有商镇小学！”我的文学启蒙，我的敏感触觉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我的母校——商镇小学！我用灵光院里获得的灵光黯淡了他们的狂躁和骄纵，我用母校银杏树枝头翔飞的金黄色梦魅化解了仗剑天涯的千惑万惑。我用双面戏楼上听到的故乡戏曲，来陈说商州文学的继承和发扬，用花鼓戏和秦腔的旋律来诠释最新戏剧理念和人性美的最高境界——爱恨怜悯；我讲述商山四皓的避世和年少时梦想的放

逐；我用激情和才思暗淡了北大名校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眩目光环——传说里奇幻悲壮的红纸伞，每一根撑起的伞骨都是我故乡的精神，伞骨聚集而起的人性力量和华美震撼，就是我谱写青春的伞面上前生后世的绝言——我赢了！

感谢我的母校，给我创作的灵感，不仅是《红纸伞》，还有长篇章回小说《龙凤驹》，还没写完、还没出版，只在互联网上贴了头二十回，就又红遍天涯，卖掉了税后百万的电视剧版权。洋洋洒洒《龙凤驹》，开笔就写商镇，提笔就是我在母校商镇小学读书时耳濡目染、用心捕捉的传奇故事。虽是历史风烟中丝丝缕缕的碎片，写起来却有着一十二分的自信，一百二十分的酣畅，一千二百分的淋漓。初读时，感觉是一曲用人性之美谱写出的乱世儿女激情悲歌；回味时，又像是一幅用残酷颜色、疼痛笔法泼画出的，为世情传神、为风物点睛的，浮世绘风格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；再品评，则又像是一阕用唯美浪漫的手指精心拨弄，用箜篌或者五十弦的锦瑟含泪弹奏的，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市井悲调，流年心声；再一番咀嚼，更是一桌血性、肉欲、情色极致结合，散发着爱恨怜悯、英雄气概、男欢女爱的饕餮大餐和满汉全席。

手里撑着《红纸伞》，胯下驾着《龙凤驹》，我又可以仗剑走天涯了。

人生直作百岁翁，亦是万古一瞬中。

不是我多情，也不是感伤。而是长大成人的日子太苦，背井离乡的眼泪太多，理想求索的路程太远——身体跟着走远了，远得让心不堪重负，驮不动更高的飞翔。也因为疲惫的我真的乏了，渴望童真滋润，也渴望母校娘亲一般的抚慰。

如今，我正步步迈进事业和生命的盛年，但在母校面前，我依然是她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有一颗柔怜亲爱的赤子之心。

曾经，我是母校银杏树枝头溜出去的小鸟，振翅远行，千里之外，还留恋着那个温暖巢。

后来，我又变作母校手心里放飞的风筝，随风飘摇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但我翅膀底下的那根线总是握在她的手中，她只需轻轻一拽，我的心就